

兵考

宿衛

法令

附符信

教閱

文獻備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校正

兵考三

宿衛

新羅真平王始置侍衛府大監

高麗成宗元年遵太祖舊法減定侍衛數王匡崔承老言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侍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有風彩者八侍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宜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

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國有儲積從之

顯宗十年禮司奏請禁衛士春月獮鐵甲從之

毅宗二十一年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於是置內
巡檢選取驍勇者分為兩番常着紫衣持弓劍分立
伏外夜則巡警達曙

明宗五年因西征衛卒乏少加發四百人皆持劍戟
環衛毬庭號衛國抄

十一年命諸將碩輪守宮門以脩警衛時壽昌宮北
垣投石抵御寢宿衛皆警巡索竟不得重房請每夜
一將軍領手下軍校伏宮門及諸要害處以脩警急

從之

補元宗時趙抃以行首宿衛江都一日乘晚八直而門已閉王聞之命從隙而八抃辭曰人臣不宜從隙而八竟不奉命有司以闕直劾罷人稱其直忠烈王即位初以衣冠子弟嘗從為禿魯花者分番宿衛彌曰忽赤

八年以鞬鞞人分屬忽赤三番依中朝體例令各番三宿而代牽龍等諸宿衛亦然

補九年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恭愍王元年宰樞以倭賊近境慮草賊請令各司官

吏一人令史一人備方矢宿衛從之

李進修曰侍衛之於宮闕猶四支之於身體仁義識理者為最勇敢者次之宜置四怯薛官各那演若干人不拘文武耆德其有八上將軍十六太將軍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屬之訓練士卒嚴明咒械更日侍衛稟行軍令又兼管中外帥府則其於軍國重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身安事舉矣

補九年命御史臺平百官具兵仗僕從鞍馬芻糧宿衛毬庭數旬以習倉卒避賊之行

補十一年監察司上言殿下初置忠勇衛祿其將士同於八衛者蓋欲効力於倉卒也南幸之際未有一人扈駕誠為虛設徒費廩祿請罷之

補十二年興王之變王命百官宿衛巡綽

補十三年選諸道良家子弟充八衛番上宿衛分隸五軍屯京城四門外唯江陵道屯其道以備東北辛禡元年令宰臣樞密皆持兵宿衛先是宰臣樞密各一人輪次八直至是勿論番次皆令宿衛

宰樞各以伴倘宿于私第

三年命成象愛馬勿論番次皆八直又以所乘馬置

紫門以備不虞

衛士 宮門陵寺圍宿將校共三百七十七軍一
百十一 庫署各處看守將校共三百十五軍一
百三十一 市獄諸所點檢校將共一百二十六
軍三百四十七

補恭讓王二年王欲罷偽朝添設職以問鄭道傳對
曰昔宋置大丹館福源官或授提調或授提舉今亦
效此別置宮城宿衛而位密直奉翊者為提調三四
品為提舉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
何如對曰居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衛

王室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為提調或為提舉從之遂置宮城宿衛府

補本朝太祖壬申七月即位之夕召趙浚八卧内曰卿知漢文帝八自代邸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意乎曰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形弓五道兵馬皆委聽之

補定宗元年憲司上疏曰時御所垣墉淺狹帶弓劍者出八無常願自今中門内外守以宦官把以甲士跟隨之人一依絰濟六典不許持兵焉

補太上王屢謂上曰予之侍衛將士鎮日守直予庸

愍焉盡撤之上不得已命撤之太上王喜曰王性純厚未嘗拂我心真孝子也

二年作京軍官十二牌更日直宿

世宗五年兵曹言五衛都鎮撫兼總內禁衛獅子衛一應侍衛軍士而只稱五衛都鎮撫恐不便請改稱諸衛上從之

臣謹按內禁衛獅子衛之稱在於世宗朝而獅子衛則後無所傳羽林衛兼司僕之設蓋始於成化年間並與內禁衛而至今為禁旅之號則抑或獅子之變而為羽林等名歟

①補世祖元年命自今宗親一人及無司僕兵曹官吏輪番直宿軍士直宿於思政殿行廊兵曹堂上都鎮撫直宿於勤政殿東廊○十二月以夜甚寒命兵曹量給草茆於諸門直宿軍士

二年鑄大鍾置思政殿前所以警宿衛也

英宗戊辰
構閣移置

於景福
宮西

①補臣謹按輿覽云世祖鑄大鍾初欲置思政

殿前以警晨昏後構閣于光化門外壬辰亂閣燬鍾存英宗戊辰構閣以覆之而作此置思政殿前又云戊辰移置景福宮西並欠考

經國大典曰大內疊擊大鐘則八直諸衛聚會各
占其方五衛立於光化門前路乃至鐘樓興仁之
門衛將以下受命往令百官留本司一員外着甲
冑備戒咒各會朝房待命侍臣會于建春迎秋門
外又出直兵曹總府衛將部將宣傳官司僕內禁
衛及訓練院軍咒寺留本司一員外會于光化門
前待命

疊鼓亦
照此例

申叔舟鍾銘序曰洪惟我殿下念昇平日久軍政
不可不嚴乃命攸司鑄大鍾置思政殿前廡以彌
令禁軍而整齊之我朝太祖創業開國太宗光紹

前烈至于世宗持盈守成以文為治民不見兵者三十餘年矣文宗短祚嗣王幼冲權奸擅國圖危宗社我殿下奮英武靖夷大亂屬當中興之時首以軍政為務提撕振勵無所不至不期年而朝野清寧禁衛整肅北狄海寇賓服納款其所以安不忌危思深慮遠者可謂至矣夫建大業者必勦鍾鼎以明功德茲當大咒之成豈可不為之銘以昭示於後世耶銘曰於皇我祖奄有大東聖聖相承化理彌隆治不常安帝乃示警大運中否邦用不靖天眷我王勇智是錫曰奮神武以定宗祏乃靖

大亂曾不終夕惟時我王整頓紀綱復我舊典罔
有不張安不可憑危不可忘思保中興先務于戎
爰鑄大鍾懸之禁中鼓之鏗鎬肅肅振列整整堂
堂壯我鴻業山戎島夷怛威報德勢贄獻琛扣關
臣服妖氛淨盡四境無虞民樂于生魚與于于於
皇我王舜禹為徒雖承先烈實創王圖克建丕績
惠我東土勒茲鉅鍾郊廓與偶於千億載永傳不
朽

補三年擇軍士能彎弓百二十斤者名曰挽強隊以
為侍衛於行幸時從兵曹之啓也

①補十年命闕內省記外八宿者依擅八宮城門律論
①補又教曰自今巡廳分二所每所巡將一人監軍一
人同坐點檢宣傳官兵曹鎮撫所即廳中一人受點
監軍

①補睿宗元年先是人定鍾浚罷漏鍾前閉闕門禁人
出八而不鎖鑰至是始令闕門皆下鑰如有違報及
關係國家大事者用宣傳標信開鑰以為例

①補舊例承旨每四更詣闕待開而八夜深還家至
是因南怡之死令宮門平明而開秉昏而閉人皆
安之

補定闕內八直人數又立出八官負跟隨之法堂上
三人堂下二人叅外一人

補十月上念直宿軍兵暴露之苦命設爰舍於迎秋
門內以庇其寒

中宗元年復內禁衛舊彌內禁衛原額凡一百九十
人燕山乙丑改為衝鐵衛預着為掃狄衛至是復其
號定預差為二百五十人

七年置定虜衛屬無司僕將一千五百人

補金安國曰我國垂統動憲三代其於酬功之
典尤惓惓焉乃置忠義衛昵屬禁陞以待勲臣

之裔考其宿衛之踈數勤慢而上下其祿秩夫
礪帶箴盟永底于休矣雲之遠猶使不失其祿
食德至厚渥矣

宣朝二十七年命訓局軍分番直宿於禁中凡有行
幸以此陪衛

補癸巳湖西賊宋儒真等作亂京師震驚上命頒
議政柳成龍八宿禁中成龍啓當此危疑之際遽
命大八衛則則恐益駭衆心上曰卿殊不自愛獨
不念武元衡之事乎

二十八年選外方驍壯置武勇衛

李恒福疏曰宿衛之士一向孤单都監三手之兵
僅能成形而我國之所重者專恃武士故別聚外
方閑散武士名曰武勇分為七番此輩齎糧往來
其苦萬狀所當拔其尤者量宜除職以為興起之
道且俟天兵盡撤以其餘儲定給番料造冊計仕
以開遷轉之路

臣謹按武勇衛之名只見於一時而不知何
時減罷其後七局出身或稱以武勇廳則雖
其制置本事先後各異而特冒其舊號也歟
補李晬光曰內禁衛司僕羽林衛是謂禁軍如

漢之材官蹶張唐之虎賁彊騎是已前朝時簡
選有風彩者八侍而以識理者為最勇敢者次
之本朝之法騎曹郎官完訖可否觀其門地准
其身長試其武藝故為禁軍者皆赳赳壯勇之
士自亂後軍功納粟庶孽雜類無不除授不問
門地才藝之如何苟充其數冗雜甚矣

補三十三年李尚毅以兵曹叅議入直禁中為別試
試官不待交代而往試圍時日已暮闕門閉交代者
不得入政院啓其由上適假寐中官趙龜壽俟上覺
然浚白之夜已深上曰主兵之官闕此時大事汝何

敢留命鞠龜壽而罷尚毅

仁祖元年置龜衛廳以增宿衛是時以禁衛軍弱命抄中外出身有才勇者亦令咸鏡南北道取其尤者以備調用廟堂請以各軍門武士四百餘人及加抄者務足千名之數大將以時原任大臣及國舅兼之

補特命以李貴為京城龜衛大將申景鎮為副將金自點沈兗遠沈侖世宗英望等為從事官募選都民一日得三千餘人分番教鍊以備不虞李曙李适李興立等皆屬焉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聞鄭太和告于顯宗曰龜衛廳之設初因反正後危

疑之際以勲臣為大將各率軍官八直今則雖無此
輩禁衛不患單寡通計一年領料至三千餘石設
廳後三十七年別無得力之事豈可徒費許多廩
食哉

補政院啓曰無信符者不得出八闕門乃祖宗朝
至嚴之法而自項年人不畏法男女雜沓掉臂出
入如入無人之地考喧之官莫敢呵禁或有禁止
者則反遭意外之辱宮禁之不肅私謁之盛職此
之由豈不大可寒心請自今以後嚴申古例如有
如前無信符出入者令該曹因禁依律痛治且大

小官負之跟隨自有定例近來百司無統多少任意略不顧忌自今如有如前濫帶者亦令該曹一推治俾無因循舊套之弊傳曰依啓

○補二年李迨叛賊鋒日急副提學鄭經世請令三司諸官宿衛禁中從之又因備局啓辭事定間宗親府議政府正一品忠勲府堂上全數闕內直宿宗親文武二品以上闕外直宿

○補舊例政府卽廳無假官八直之規故卽廳皆有頃則吏曹不為遽八省記至是吏曹混入於省記執頃於內摘奸回備局草記吏卽推考

補八年設置武藝別監三十人丁丑加十人孝宗癸巳增置為四十人肅宗乙卯加二十人英宗戊辰加四十人今上己亥加五十人乙丑還減十人

十五年設七局出身分番直衛是年設武科於南漢以酬其扈駕守堞之勞赴舉出身者皆訓御兩營及

畿輔諸郡兵於是命設局各持砲技分直禁中合為

一千三百餘人

武補武勇廳

孝宗辛卯減其二局戊戌又

減其一顯宗癸卯又減其一肅宗朝柳赫然請以砲手叅萬科者通差辛未每局各定五十合為一百五

十置別將三員以領之

局出身有闕則以武藝別監出身者十人交差

崔鳴吉疏曰今錄名幾至七千通計砲射則將不下數千是國家一朝而坐失數千精兵臣意訓營御營軍則稱為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其餘則別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侍衛而但此時國儲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先令量定朔數自備糧宿衛一巡後始依內三廳例給糧立番為宜

○補二十一年兵曹判書李時白以踐更卒露處地上結藁為匡使寢其中自是無凍死者

○補二十六年綾川府院君具仁堂遭母喪去官特

命仍帶宿衛累辭不允

孝宗三年增置禁軍為一千倣唐之左右武衛大將
差秩高武將二人為內三廳都別將分領之隸本兵
之長一二三番屬左四五六番屬右先是禁旅為二

百九十

兼司僕四十西
衛五十補臣謹按以
小註無司僕以下
列驛

者觀之合為一百四十
而作此二百九十可
疑至是上銳意軍政抄壯增額

以十人為一領三領為一正定將十員又為部隊旗
標以別之顯宗丙午減定為七百分以七番每番置
一將罷左右別將單置一員以領之肅宗壬戌設禁
衛營後以本廳別將無差中軍丙寅以扈駕時多有

掣碍舍改無差之法英宗甲戌命分為龍廟營仍令兵判揔之別將治兵事

臣謹按宣祖朝癸未李珣疏曰加設禁軍出於不得已云則伊時亦似有增置之舉而其間存減無籍可考

補四年領中樞李敬輿劄曰宜遵法典闕內出八者并給信符各有定額其外雜人一切痛禁使兵曹嚴門戶之禁以復先王之制是亦謹微之道以類而推則宮人不敢出外族屬不敢入內掖庭內外使喚亦擇淳謹無言者各守其職

七年置別軍職先是上駐駕瀋邱時陪從軍官有八壯士效勞甚多即昨後為念其功特設別軍職俾處近密其後增補不定其額每於內苑試藝獎勵以為緩急之用

補柳馨遠曰今之巡將乃前代金吾衛之職將軍副將乃巡將也即廳散負皆巡官而如把總哨官也其任極重主巡警京師捕察奸細非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令雖有巡廳而無定將兵曹例以無職堂上官臨夕望差三日而更宜定其職官使察其任○今之內禁衛乃漢羽林材

官之選而其光祿將勲也宜擇任其官使察頌
率薦黜之職

補顯宗六年溫幸時動駕後各司堂卽晝則齊會于
本司夜則卽廳一負八直動駕時闕內官負則兵曹
總管外皆以黑團頌祇送于內庭留都百官以戎服
行公大王大妃殿王大妃殿中宮殿問安正三品以
上依儀注進叅

補肅宗卽位初有革罷總管之議右議政許穆上劄
曰總管掌治五衛軍務外而州府鎮管軍士皆屬五
衛總管之設蓋莫重焉癸亥中興之後功臣等不鮮

兵權各立衙門於是有御營守禦扈衛總戎之名兵威甚盛總管遂輕自此體統大壞總管無益於有無今有革罷之議先王制作雖至於虛名無實罷之事體不可臣以為衙門可罷也總管不可罷也如巡將監官雖最是冗官事體重不可輕議也

八年命禁衛營直宿陪扈視訓局例

補四十五年左右議政李健翁逵達頌相劄中夜禁所以詞察非常也祖宗朝直提學以下毋犯禁而近來朝士儒生之犯夜姑舍勿論至於掖庭上司所屬及宰相名官之僣從尤甚橫行邏有一有所問則輒又

詆辱毆打否則誣訴官貪推捉牌將困責備至故雖有所遇莫敢誰何任其往來誠可寒心今後則有勿禁帖者外朝士以下皆不得犯禁雖掖庭上司所屬勿用進來直自該軍門依法決棍則可以懲百云此言是矣似當別為申飭而至於掖庭上司所屬進來治罪自是舊例不必變改矣訓練大將李弘述曰臣待罪捕盜廳故敢此仰達矣近來捕盜軍夜巡之際諸各廳僉從及掖庭所屬一有執捉則後弊必多故不能執捉而前後勿禁帖其數甚多難卞新舊今後收其久遠之帖自五月初一日為始令各司出授新

帖而考其各司之緊歇緊則成給四五帖歇則成給二三帖以為定式何如右議政李健翁曰若然則分付兵曹收其旧帖成給新帖後旧帖之或漏者不得使用宜矣令曰依為之

補英宗五年教曰亂定後似當依前罷漏後開之人定後閉之而尚未果矣此後城門則昧爽開門昏後閉門事分付可也

補六年訓練大將李森筵啓今番變亂後巡檢等事宜有別樣之道宮城外巡邏三軍門分更巡察而此則不過當更一番過去而已且明炬高聲而行則雖

有奸細之徒自當隱避無以審察分更巡邏之外三軍門各有外營八直處將校各一人別為定送軍兵中五名除出平願暗行窺察則尤似着實自今以後永為定式施行而各軍門造給巡邏牌佩持之似好矣從之

○補同年驪州陵幸時留都大臣李宜顯啓曰屢日動駕城內空虛有官守者且不敢散處其家各司堂即隨駕者外盡數八直於各其本司備局堂上亦為來直於備局自臣所時時發遣備局即摘奸各處關直者堂上以下並為狀聞罷職且原任大臣不為隨駕

者亦為來在備局相議凡事何如上曰依為之

續今上即位初以危疑之際宿衛疎虞別置宿衛所於禁中以洪國榮為大將領平禁旅直宿庚子國榮以逆廢黜後宿衛所亦罷

續元年左議政鄭存謙所啓扈衛廳之當罷臣已與首揆有所商確亦已嘗仰陳前席則今無容更議此不可一向遲延者臣等意以為亟罷三廳而許多軍官及各色軍不可無歸屬處此則並令分屬於三軍門其節目則使諸臣相議講定稟裁舉行似宜矣此係軍國大事歷詢而處之如何右議政徐命善曰當

罷之議已悉於前後所陳而見今不存不罷多有難處之端云恐不可不赴卽區處姑令以三廳分屬三軍門以其料窠依前試射軍卒則待年置簿不害為不失本色矣從之

續三年教曰凡城門開閉四大城門則宣傳官一人賁宣傳標信禁軍一人賁當門當更符驗又宣傳官一人賁開門標信先以開門標信開闕門然後賁宣傳標信及符驗者眼同到城門而啓鑰至於開門則但以開門標信開之此古例然也今秋陵幸時留都諸臣未諳此例以信箭開門矣其後既有知申筵奏

定式固當依此遵行而今又以大小城門仍留時亦用標信舉行之意定式四大城門則與閉而開之有異不必用符驗亦不必用開門標信以宣傳官標信舉行間門仍留亦用此例事該房知悉

續左承旨鄭民始遙啓經宿舉動時如有闕門開閉之事則標信宣傳官自門隙傳標信于官宮宣傳官使之祇受於兵曹都摠府云標信何等嚴重則私自替傳已極駭然且聞古例則兵曹都摠府堂上八來闕門從門隙祇受而近來廢却不行云此後宣傳官自行在所持標信來到闕門外則兵曹都摠府守宮

堂上出去從門隙祇受而通于政院則留院承旨啓
請慈旨以為開門之地如值陵幸則守宮大將亦使
從事官一體從門隙祇受似好上曰依此定式可也
經國大典續大典宿衛諸額

兵曹堂即各一員都總府堂即各二員直闕內中

所

每番近仗
軍十隨直

○五衛將部將各四員分直東西南

北四所

五軍士各
隨直

行巡闕內○宣傳官四員武兼六

員直大內近側

吹螺赤八九
或十隨直

○禁軍將一員受直

正殿月廊

率禁軍百
人火炮二

○扈衛別將一員直正殿門

外月廊

率軍官
三十人

○忠壯將忠翊將各一員直本廳

車中壯三人
忠翊十人

○別軍職三人直本廳○守門將九

負

受點

分職關門

軍士共四十八

○移

○訓局把總

一負

補續大典

哨官二負

受點

直關內東西行閣

砲

手二

○禁營哨官一負

受點

直巡和門

昌德宮則直

士一百

○局別將一負

受點

直本廳

車局出身

○部

將各一負分直

宗廟

社稷

永禧殿

明禮

門軍士共

○假衛將三負

分直空關三所

軍士共

補部將假衛將分直並不載原續大典可疑

右八直

巡將二負

受點

分直本廳巡城內

軍士共

○捕盜

從事官各一員分直左右本廳牌將各八人巡

都城內外○訓局哨官一員直北一營華馬兵五十二

員直東西營各率砲手五十人○訓局哨官北一

○三軍門將校各一人巡宮牆外各營信地華軍士五

○三軍門牌將訓九禁分日巡都城內外軍士訓禁

士九十御○護軍部將以禁旅各二人分直城門

八所各率軍士十○護軍部將禁御哨官各一員

直南北營各率軍士一百十四分直巡宮牆

右行巡

許穆曰國家多事自宣仁以來諸小寺咸省者

多而至於王宮國都宿衛行巡警守之官不及
焉蓋責任與小寺事體不同故也本兵與總管
摘奸八直諸將士照戎器夜則先啓乃行關內
衛將若部將分更行巡王城內外五衛各一部
分二所行巡有巡將監軍巡將掌受牌分授巡
官之事宣傳官二人受形名宮門衛將受軍號
受鐸以訖徇警至罷漏軍法之重警守之嚴職
雖小闕一則不可實非汗漫之任也

臣謹按李昉先曰將士直宿者自古以寅申
已亥日相遞未暗其昉於何代而竊觀鄭道

傳甲戌疏云以寅申巳亥上大將軍各率其
領闕門輪番以效漢南軍之制抑未知替直
日辰亦有倣於漢法歟

龍帟營別將一禁軍將七堂上軍官十六

顯宗戊
中始設

英宗甲戌加定教鍊官十二

英宗甲戌始設

內禁衛三百羽林衛

二百無司僕二百標下軍二百八十六

肅宗丙寅
始設英宗

甲戌加定馬醫二火炮五

並禁軍
中無

龜輦隊四百二十七

肅宗乙卯始設至
英宗乙丑加定

右禁旅

扈衛三廳別將各一軍官共一千標下軍三百

右僉廳

兵曹屬忠順衛一千八百八十忠贊衛一千三百

七十三忠壯衛一百二十七○忠勲府屬忠翊衛

五千二百三十七

並在各道輪番或収布

右忠順諸衛

兵曹屬騎兵戶保並七萬四千九百六十九步兵

戶保並三萬七千二百十三

並在各道

每當一千

兩朔一當

內二百五十為上番正軍其餘戶保納布給資

右騎步兩兵

法令

高麗顯宗五年軍人在防戍苦在途死者官給歛具
函其骨驛送于家

十一年蔡忠順請軍士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免軍
就養從之

補有司奏前制凡人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給侍
丁一名九十以上二名百歲者五名唯征防人不
與焉請令征防軍人亦令免役養親文宗更定七
十以上亦給一人

補定行師令有違軍令者勿論軍職高下皆杖脊
二十二年初命文班有武藝者改授將校

八年判國子監諸業學生年壯不成才者充光軍
十一年揭榜云比經禍亂丁人多闕使祿官六十代
之若有國家力役坊里刷出以致騷擾今國家太平
人物如古宜令一領各補一二百名京中五部除各
司令使主事記官有蔭品官子外其餘兩班及內外
白丁人子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充補令選軍別
監依前田丁連立其領內十將六十有闕除他人並
以領內丁人遷轉錄用中禁都知白甲別差亦以丁
人當差丁人戶各給津帖務要完恤

文宗十八年兵部奏軍班氏族成籍既久蠹損朽爛

請依舊式改籍從之

二十七年命州鎮八居軍人例給本貫養戶二人

二十九年判征防軍有疾使醫藥療治死者給棺槨
令隊典護遞并其資財付妻子官給葬需

三十五年判凡內外軍丁親年七十以上無他兄弟
者并令侍養親沒許令充軍

宣宗十年命製縛絡分送邕戍成都兵馬使奏兵書云
急行軍者着縛絡今縫衣是也乞以大盈庫蠹布製
三四千領分送東北有急許着之制曰可

睿宗元年吳延寵奏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獨

子者聽免一戶內三四人從軍者減一宰臣樞密子非自募者亦免從之

補都兵馬使奏頃者東蕃之役軍令不嚴故將帥無敵力戰卒伍亦皆奔潰屢致敗績夫號令嚴肅然後衆心可一伏見顯廟行師之令曰初當訓勵時不至者勿論官職高下杖脊十五二次不至者及進退失伍者或持卜筮訛言以惑衆者誤墜失兵仗者隊正以下聞令不傳及傳之而不行者為卒雖救其上不能使免者或私洩謀於敵者或敵入軍中知而不告者皆杖脊二十發兵而不及期者有以走心或臨敵

不戰或當戰忘動者士卒不從其將節制者兵仗器械拋棄敵中者為卒不救其上致敗沒者見戰者危急以非已部位不救者奪人功劒爭人首級者將軍將校臨陣不戰或亡八軍中或言降於敵者或陣而不能拒敵充突者皆斬其投降於敵者籍其家孥其妻子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斬願此遵令以勵軍士但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不宜斬請杖二十從之

仁宗六年判軍人遭父母喪給暇百日

補高宗五年宰樞議生徒之未登仕版者試之以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補元將征日本忠烈王使重房調散職皆充征東軍
軍往往有撤屋而逃四隣不告者徵白金一斤舍匿
者二斤

恭愍王元年令宰樞以下至各司令史人備弓一矢
五十戈一劍一點閱之

五年教曰推刷行省三所諸軍萬戶府隸屬丁口用
備戎兵征戍卒獲丁簽一丁亦非得已單丁可愍免
從軍僧徒犯律者勤令還俗以充伍

補教汾海軍民悉充防戍仍蠲徭役遠地之民代供
其役勿令赴防兩得其宜

補西北面都元帥廉悌臣上疏曰戍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設使駘而納諸矢石之間豈肯盡力請準以半年相代又曰軍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今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

九年括坊里為軍是時倭寇龍城等縣以柳濯為都統使括坊里大戶二人小戶一人充伍又令百官助征唯各司行首及御史臺城門都監等不與焉
十年募兵凡應募者除私賤外士人鄉吏官之官司

奴隸良之或賞錢帛聽其自願

十二年教曰陣亡軍戶蠲雜役優加存恤州縣之吏發兵防戍免富差貧以逞其欲所在官司痛行禁理

補制以東西北面戍卒二月遞代軍官則八月遞代軍官與戍卒一時更代則防戍空虛宜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先後番以此更戍

補二十年教曰軍丁從役已在禁限官吏役使如初須給助役毋令失業年滿六十免役

補二十二年以倭寇闕城中諸戶十戶為一統出一人赴防五日一代

辛禡元年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
為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五家或併三四家
為一戶

二年教曰四方盜賊未息軍政當時所急今後每當
興師之際令各道都巡問使兼元帥軍目道官負兼
兵馬使知兵馬使與各道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知
兵馬同帥各道曾屬品官軍人上京大小品官及子
弟閑散兩班百姓諸官司倉庫私奴才人禾尺僧人
鄉吏中擇便弓馬者各備兵器及冬衣戎衣二朔料
麤末乾飯以待如有緩急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及

期來會

三年倭賊入寇京師戒嚴並募良家子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覈諸司負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又令街里烟戶軍約束部伍劃地以守之共劃地者斬仍以崔瑩曹敏修治兵甲乃出良家子弟諸元帥從事各司謁告歸鄉者徵至京城不應者籍沒其家

補趙浚時務書曰國法民年十六為丁六十免役為老而每歲州郡計口以耕民告于按廩按廩貢于戶部

補十四年凡托疾不赴北征使子弟奴僕代行者悉令禦倭避者斬以軍法籍其產

補恭讓王三年令水陸軍帶號牌

本朝太祖元年教曰大小軍民官如有出奇制勝力捍勅敵者悉以名聞予將擢用行師共律望風奔潰賊汚廢職者弼府以上監禁申請嘉善以下就當處決以明予信賞必罰之意

定宗二年命叔諸將牌記麤末諸將各籍私兵名為牌記至是僅令叔納叅贊門下府事李居易憤怨不即納貶為鷄林府尹

成三問曰藏兵革於家非禮也是謂脅君人臣
有私兵則其漸必至於脅其君前朝之季大臣
典兵者各樹徒黨卒至危亡逮我國初收其兵
納碑記於三軍府國有征伐之事則遣將領兵
以行事已則將歸於私第卽古者以吏為將以
民為兵之遺意也

太宗二年承樞府上言今國中兵興不可不慮宜周
知民數請給籍牌因錄其名而成軍籍上從之
經國大典云京外軍丁每六年成籍藏兵曹○續大
典云軍士有闕歲抄代定都合一年充定之數節度

使啓聞

臣謹按成宗癸巳丙午改軍籍癸丑改湖嶺
兩南軍籍中宗己巳改軍籍明宗壬子設軍
籍都監甲寅領軍籍宣祖壬申議改軍籍搜
補闕額乙亥頒新行軍籍出寶鑑仁祖戊辰改
軍籍凡朝野記載者不過如斯而已若其釐
正簽括之數無可以詳焉

十七年教曰家世業武幸賴大祖勸學之力不習射
御讀書登笄田獵非予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然
簽民駭禽心所未安雖畿內之行亦不欲調郡縣軍

止發防牌一二十人足矣

世宗卽位初定吹角令先是太宗以凡有警急不可無號令設為吹角聚軍之法而令未具至是始定行之

吹角令

上當出令時命內吹角人吹角一通兵曹應之以角又分登四方高處以軍馬畢會為限吹之內吹角群初發時殿內及闕內當直捻制上護軍大護軍內禁衛內侍衛左右禁衛別侍衛甲士別牌侍衛牌鷹揚衛都城衛各領防牌等即具兵甲各門

堅守承命外不得出八各差備毋敢有闕外角群
相應初八直兵曹堂上親稟命受宣字旗立於殿
門外次殿內八直三軍都鎮撫各以其軍之旗立
於定所次出番各軍總制各衛節制使以下元係
侍衛軍士及時波赤隨其間角群先浚即具兵甲
立於其旗之下分運屯住三麾在中軍之前上召
當為將帥者三人受三軍織文旗受旗而出就其
軍立之聽兵曹號令若左軍或右軍八直則受命
將帥受其織文旗立於殿門內八直大小軍士不
准直所或值暮夜未辨旗色則聞其角群軍聚會

中軍次大角左軍吹中角右軍吹小角各軍軍馬
畢會則吹角止兵曹及出番鎮撫代言當番軍士
有緣故未八番者俱詣宣字旗待命議政府六曹
宗親勲旧時散二品以上應合赴急者除有故外
各準定數伴倘備兵器各於殿門外近處依幕聚
會待命其中老病及未合武事者議政府六曹外
不許來會三軍判府事以下各軍士屯駐序次依
鎮撫所序立圖毋敢有違毋敢喧嘩若無織文旗
而出令者不見織文旗而趨令者常時無兵曹明
文私聚軍士者皆以謀逆論如有犯令者許諸人

陳告所告實者起三等賞職將犯人家產充賞誣告者反坐軍士到未到兵曹鎮撫所考察科罪軍士外各司及成衆官待令乃會唯內侍府殿門外依幕聚會義禁府司僕寺軍器監車吏工匠各守本司待令兩殿各在時則上王殿角拜初發時入直兵曹應之以角大殿亦應之以角大殿八番之次鎮撫及節制使各率軍士依序入圖作運結陣大殿率上項結陣軍士即詣右軍結陣之後別作一陣待令若令召則驗信牌率八番內禁內侍左右禁衛八殿門大殿吹角則上王殿亦如上項例

率軍士赴急應變之際守宮軍馬臨機命將守禦
①補十二年教曰古之帝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人情
習於安誤則漸以陵夷卒狀有變莫知所為紀律不
可不嚴近以盛農嚴寒或停軍士番上自今可令軍
士不計時候番上

①補十五年崔潤德西征時會諸將令曰臨戰麾而
不應者聞鼓不進者不赴救主帥者漏洩軍情者
妖言惑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他牌以章者
喧嘩者伍中共三人者罰不救牌頭者斬入賊里
令前收拾財寶者斬入賊里老弱男女勿侍雖壯

者降則勿殺行軍險阻忽遇賊人止而俟之急報
其軍諸軍亦報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雞犬牛
馬勿焚廬舍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
為萬全之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
干功犯條令者並依軍法施行越江時須要伍伍
什什次第上船毋得爭先有違主將條令者當以
軍法從事

文宗元年著為陣法其軍令條曰令左右進退而不
逆者以章標漏軍事者失形名者與敵私通者無故
驚軍者將吏容私者失斥候煙烽更號者並斬降敵

敵者沒其家亡伍而得伍亡將而得將各當之相功當過
兵兇不利者罰告有罪者賞

○補世祖十一年慶尚道蔚山人金有成將徙邊上言
父年七十一母年七十皆有宿疾臣獨子且無兒息
願乞終養事下兵曹兵曹覆啓言有成以獨子難親
徙居遐方誠為可矜請勿徙居居徙之仍命自今親
年七十以上者勿徙居

○補具致寬建議以為吾東方當三國昇峙之時國
各有十萬之兵我朝盡有其地而軍額反不及請
盡刷涵戶隱丁編之行伍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

丁簽九為兵民不能堪韓明澮啓以兵務精不務多請停之人皆快之

成宗四年平安道時有邊警兵曹請本道軍卒並令戍邊上曰分番防戍古有其法誰無父母誰無妻子靡室靡家予甚憐憫其令分番注戍○又賜書于永安道節度使曰予嘗讀詩伯也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室家思念之苦如此赴防者鎮將親子外並令適戍以還

明宗十一年邊將規避者充軍著為令

二十二年軍士父母年七十則一子歸養九十則諸

子養著為令

宣祖朝俞武臣不許牽馬中朝將官常時不牽馬軍中則文官亦不牽馬法制然也至是俞依中朝禁武臣之牽騎者至今法司糾檢未幾而事遂寢

十一年嘗出幸見一小童在于旗下惻然教曰如此兒童豈堪干戈之役如有年未滿者皆可還送予寧共數千兵不忍使幼稚立役也

十六年俞庶賤戍邊納粟者並許通從良

詳見軍資糧糈

時抄發射手李珣議于同僚曰自前戍兵無馬徒行則或掠行人馬載衣裝今此抄兵有三等一等

則精壯已足備邊二三等則募令納馬免行公私
兩便議者皆是之軍期甚急而一邊啓請蒙允一
邊下令募納事機無滯矣

二十六年柳成龍上言軍功爵賞及免賤等事皆為
畫一之規以應古人賞不踰時之義又軍民捕獲者
勿論多小卽予其人愚民知一身之利在於殺賊爭
起奮力則敵勢庶幾少衰矣上納之

仁祖十二年命蠲潰卒徵布調赴寧城之役丙子亂
後搜捕各道潰散軍千總把以下論囚旗隊以上限
朔立撥東伍軍納綿布三十疋相臣崔鳴吉上言徵

布必有隣族之苦上有是命

補孝宗元年右議政趙翼請一家定軍役者三人則餘勿復定

補二年以軍服寬博不合奔突改為狹袖之制上將幸長陵水原府使率軍兵八衛上見其軍服皆濶袖教曰此是閑者之服豈枕戈戎嚴之意乎命更其制又以駕過之時鞠躬祇迎非介冑之禮命令浚只拱手長跪

三年命以禁軍為旗隊內下甲冑分賜且命以太僕馬搜給軍馬之羸瘠者遂為恒式

五年束伍軍自備鳥銃者給復一結無鳥銃者給復五十負嶺南則給一保每年收米有病則助其耕作

至肅宗癸亥罷給復之法

顯宗五年禁軍自備納馬者除赴防又於都試時減六兩步數

補八年頒詔政洪俞夏筵白一家內四父子軍役者一人減除事何如上曰四父子以上軍役者一人頃給

補十三年兵曹判書徐必遠引秦風交韞二弓之義令將士皆佩二弓將士甚苦之未幾卒于官事遂寢

肅宗六年命勿禁角環之有舌者先是孝宗在瀋中
慣見射法遂改旧制用角環之無舌者戒諸將曰予
見祖大壽常著環於母指環肉相合無痕仍令晝夜
常著無敢解去至是將臣金錫胄柳赫然等以為今
懸數重甲射之則有舌者能洞貫無舌者不能突請
改之上曰先朝所命事宜詳慎只命勿禁其有舌可
矣

七年各樣軍布依舊制以五綜三十五尺定式
十六年復設勸武廳宣宗壬寅設廳獎勸至是遼臣
復以為言上曰人臣效忠文武無異而近來武榜絕

無士夫子孫士族之不事武業可知復為設廳勸武
宜矣

十七年發各營軍築墩江都遣中使宣喻曰爾等身操
版鉶勞苦宗多予之矜念奚但宋帝之軫念西征
將士而已茲賜御酒六十瓶蓋亦投醪飲河之義也
如有不遵將令作拏村閭者繩以軍法

四十二年重臣閔鎮厚言正軍外餘丁等名色元無
代定之例而湖南則自前代定已成謬規今後宜罷
上可之

①補時李基夏為訓練大將一儒士見辱於部卒儒

士訢于大將則基夏命拿八限死重棍或規其太過基夏答曰軍門專以上下紀律維持我國上下之分截嚴而彼卒不有等級輕辱儒士長此不已則始辱領長次辱裨校節次推上將無所不至如此蔑法亂紀之卒將安所用哉今吾之痛繩非為儒士乃所以尊體統也○英宗朝張鵬翼為訓練大將儒士又以部卒所辱往訢于大將則鵬翼答曰近日朝家之軫念訓局為如何而以其不遜於儒生輕施杖棍則輦下親兵將何所措手足哉終不許治云

補英宗四年備局啓曰忠清兵使趙倓狀內今番本營之寢實由於無備一依吏奴作隊例營底所居營屬三秩營奴鎮屬等抄出丁壯三百餘人分為三哨擇之哨官教習勸勉逐朔試閱則可以得力緩急云經寢懲創有此論誠為得宜使之宜此著案施行俾有宗效何如答曰允

十年御筆諭諸將校宣以三條其一曰愛恤軍兵其二曰嚴其紀律其三曰無怠教習刊揭于諸軍門壁上

十三年教曰訓局軍兵風雨燥濕積勞動苦知殼旗

牌等官申明旧法全以行伍陞補勿交差方外人

十八年重建射亭於內司僕為內乘別軍職等習射

之所又下青遶小帳一具

亭在昌慶宮

亭本孝宗朝所建

即古鐵杖木馬之意也其後亭廢至是親臨春塘全
試藝畢有以射亭事為言者即命改建于旧基以示

獎勵

二十六年禁軍兵戰笠之用髮者我國戰笠織毛以
造而間有代之以髮尾者蓋取其輕侈也然毛笠則
毳而厚故丸鏃不能透髮笠堅而薄故輒易透凡丸鏃
之為用利於透堅而不利於透毳至是設禁命將

士皆勿着

補以箕聖敬順王薛弘儒侯申壯節公安文成公禹
祭酒文江城君陳理揚起韓上黨府院君浚裔者七般
賊役外充定相當役事一依庚寅事目施行

二十七年頒下守城節目首揭御製綸音以京都五
部民戶分屬於三營以為計塚派守之制中北兩部
屬於訓營西部屬於禁營東南兩部屬於御營

三十年親製訓營劄錄凡二十八條頒諸軍門教曰
我國軍制甚疎濶尋常慨然近者此心憧憧中夜思
之豈能睡乎以恒日自量者挑燈以錄以助為將者

之萬一濶狹惟在乎時咨將臣深思默識焉
三十一年以騎兵布均役減半後上番資裝每不免
移責於他保因兵曹判書洪鳳漢建白命定料布朔
給之數以充其代

四十六年 教曰前朝吳延寵建白親年七十獨子
者免從軍今後若此之類並除赴防與納米永以為
式

補一戶三四人軍役者減一人著為式

附符信

補高麗高宗四十六年崔瑱死遣大將軍朴希宗將

軍趙文冑告于元元賜二人金符

補忠烈王時元賜上萬戶羅益禧三珠虎符

本朝太祖六年始命作虎符

義興三軍府上言漢之軍政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召兵也周密如此故人無姦心諸呂七國發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湖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蓋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乞依熟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

以符發之無符而召兵者以擅發論

補世宗朝李堅義守交河用三牌急事用羽牌次
事用鬃牌不急則用牛牌上下教廣義金宗直作
詩義之

補世祖三年製發兵符分送于各道觀察使節制使
補睿宗戊子十二月上召諸將饋酒差備門部將
梁瓚以無標信獨不赴召上嘉之特賜鞍具馬起陞
堂上職仍命自今凡召將士必用標信以為式

補元年五月始用象牙標信上以旧用烏梅標信多
失易奸僞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

凡各殿標信

並見下

留官時用之仍命政院必書標信

出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等復請依中朝例稱
第一茅二枚密符從之

成宗元年造密符分授申叔舟及二三重臣以憑宣
召且防機變

○補曹伸曰燕山侵虐日甚慮下人非義時事令臣
僚皆帶禁言牌字曰口是禍之門舌為斬身刀閉
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犯者罪至死

經國大典續大典符信之制

發兵符

休園

使節

度使

諸鎮邑

則書

鎮邑

號

左符藏

於大內右符頒於觀察節度使及諸鎮邑若徵兵

則降左符

密符

體圓一面書芽一符至四十五符一面御押

守禦搃戎使各道巡

兵水使兩都留守防禦使受佩

開門左符

體圓一面篆書信符

非時開城門用此符

兼降宣傳標信

信漢符

信符體直沃符方圓曲直逐年而改一面篆印後面軍士則屬處官屬則司名並刻

○

內八信符百七十五沃符三百三十五

八關門用着紗帽角帶者不

佩○歲首兵曹堂上親監烙印內入外頒

通符

體圓一面書通符

吏刑兵曹禁府漢城府五部

捕廳八直官替番時受納於政院

命召

體圖一面書命召願政左政右政兵曹判書三軍門大將左右捕將一面御押

相臣將臣并受佩

宣傳信標

體圖一面書宣傳一面御押

軍國緊急事用

體圖刑人則勿用

行在時王妃王世子留宮則王妃用內首標信

體鏡一面書內首一面御押

王世子用徽旨標信

體直前沒面書押徽上例

開門標信

體鏡一面書開門標信一面御押

宮城門開

閉時用

體圖一面書閉時用標信一面御押

補大妃殿用懿旨標信

體方一面書懿旨一面御押

巡將牌

體圖一面書巡將牌一面御押

監軍牌

體圖一面書監軍牌一面御押

受點巡將及監軍肅拜受牌於殿庭

傳令牌

体方一面書職名烙印

大將牌

体圓一面書職名一面書押

左右捕將受牌

衛將牌

体圓一面書衛將一面烙印

通直日諸將肅拜受納於

殿庭

擲奸牌

一面書擲奸一面書巡檢

兵曹總府官受用

信箭

五箇懸五色標緞

發令五軍門時各以其方色箭

補

臣謹按密符通箭令巡將牌監軍牌傳

令牌大將牌衛將牌擲奸牌信箭並不載原

續兩大典可疑

金嶺各司官受納牌式變通議曰吏兵曹郎廳則自佩其牌替直之時傳於他負而獨禁府刑曹漢城府五部官暮受朝納別無受軍號行巡之事而徒煩出八庶官奔走無暇事宜務案今後只令下番者朝以納當番者夕以受似便當

臣謹按虎符密符始出於太祖成宗兩朝而至於信牌諸制雖未知創於何時然竊稽定宗己卯有十二牌更番之規世宗陣說有驗信牌之文其為國初所定恐無疑

⑨補仁宗五年天朝拜鄭鳳壽守備特賜金牌

①補曰制外方守令之因公私故上京時兵符使校
生送于兵營矣孝宗庚寅以往還刷馬之為弊曰
領議政金堉所啓送于兼官事定式

①補顯宗五年政院啓曰法典內權管兵符雖無明
白現出之文而但內上左隻並皆有之當初造作
之時必不只造內上之左隻而已則各處領送之
右隻到今皆無云者莫知其故萬戶權管名号雖
有差等之分其設鎮要害領率士卒無甚輕重則
亦不可無斧兵之符而既有內上之左隻則似當
從內上之數更造右隻而分領不當以右隻之無

並與內上之左隻而齊之兵曹啓曰以其所任言之則權管萬戶無甚輕重而但萬戶則乃是四品實職權管則乃是權差之任不給兵符似出於此而政院啓辭亦有意見令廟堂稟處何如備局啓曰權管乃是權差之任與萬戶有異自前不給兵符必有所以內上左隻雖未知朔於何時不可因此而始設無前之規該曹覆啓似為得宜依此施行何如從之

○補肅宗十一年時平安道觀察使朴恭尚以邊民犯越事清使來詰朝廷召恭尚聽勘于京而未有

符信恭尚曰道臣行止何等重大而乃以尺紙括
麾脫有事變豈不敗誤耶卽出次境上以不敢輕
移官次之意馳啓朝廷始遣宣傳官指符合驗然
後回欲叔所佩符恭尚堅指不從曰寧有旨追逮
我耶不然自以方伯赴召此符不可得也叔符者
不敢強

補英宗十七年命將臣佩符者毋得處城外定為式

補三十七年又下教曰通符此諸傳令牌事

此後身佩通符者大將外不敢任自治之犯禁者捕
將隨現草記

續四十七年北兵使趙院狀啓以為葉遠僉使張宅
夏庚寅十月見失兵符潛造他弗盛一木片印符見
失自有其罪而累年掩諱終不自首請依軍律處斬
頒詔政金致仁詔邊上符信何等關係而既失終掩
以至累年此案前所未有之變怪即臣請施軍律誠
不為過茅以律文論之遺失符驗詐不以案不可擬
詔於此等重犯惟偽造符驗稍似視當而又有造而
未成者減一等之文今此宅夏潛造之木片既不正
劉又無書刻則傍照於造未成文亦以為說事關一
律所宜審慎左議政韓翼謩金尚詰

時右判義禁鄭

弘淳刑曹判書韓光會皆請用一律兵曹判書李景祐曰兵符是師期罪既犯此則宜用軍律偽造與否不必論矣行副護軍張志恒曰罪犯固難容貸而平時照律則似有間矣若值合符安得免一律乎俞依

相臣議施行

旋同加
律處絞

東国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六

東国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兵考四

教閱

新羅婆娑王十五年閱兵於關川

①補逸聖王大閱於關川西

奈鮮王二十五年以忠萱兼兵馬事大閱於楊山西

①補味鄒王二十年九月大閱於楊山西

實聖王十四年大閱於穴城原

慈悲王六年以倭人屢侵壇場沿邊籌二城行大閱

文武王十四年幸靈廟寺前路閱兵親阿飡薛秀真
六陣兵法

補八月大閱於西元山下

補十七年王親射於講武殿南門

補孝成王四年舍大臣思仁等閱弩兵

興德王九年幸西元山下大閱御武平門親射

補百濟仇首王八年八月大閱於漢水西

古余王七年以真忠為左將委以內外兵事大閱於

石川

補比流王十七年王籌射堂於宮西每朔習射

近肖古王二十四年大閱於漢水旗幟皆用黃

補阿莘王六年大閱於漢水南

補七年聚都人習射於西臺

補高麗光宗八年觀射于毬庭

顯宗八年御宣政殿閱兵

補二十年始令文官四品以下年未六十者每暇日

習射于東西郊

文臣朔試射始此

靖宗五年制曰雖四方無事不可忘戰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宜遣使西京兩路簡取驍勇教習弓馬

文宗四年都兵馬使王寵之奏諸衛軍士國之爪牙
又馬軍皆不練習請選先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
副俾習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
九年都兵馬使准旧制請以九月遣使訓練中外軍
士從之

十三年命有司訓練禁衛軍士又閱近仗諸軍

補宣宗八年都兵馬使奏安不忘危有國之急務請
於民部南廊開地置射塲一所諸頗軍卒及凡學射
者皆令隸習若有中鵠者賞以銀標一事從之

十年都兵馬使奏朴元綽所造千弓弩每令於郊原

習射廢久乞更依旧行之制可

補十一年王閱將兵御史金奏兵金也克木方春盛
德在木而閱兵逆生氣也不允

肅宗元年御龜齡閣親閱武班將軍以下隊正以上
射御四月而罷

六年閱近仗六衛諸將士射御

七年幸長慶寺閱兩京及靜州將士馬隊

九年集保勝軍閱兵陣

睿宗元年遣使諸道教習兵陣親閱神騎軍補時有
東征之議王屢閱兵士且遣使諸道教習兵陣點逆

壯勇

補二年御順天館南門閱兵分賜銀布酒食以伐女
真也

補三年分遣九道點軍使以選壯士

補四年御乾德殿門令將官金賢林佐等兩軍排陣
閱之○御神鳳門外閱神騎軍又閱于重光殿御神
鳳門閱精弩班軍

五年御南明門閱神騎神步精弩跳盪班軍將等賜
物有差

補十年十月親閱六道神騎

補十四年閱射于清讌閣

補仁宗五年詔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服勞

補七年十月遣使東北兩界點檢兵仗

補十二年大閱於東郊

補毅宗六年御東池選善射御者觀射終日

明宗十八年大閱于東郊凡十日比年國家多故且懼有變久廢不行至是而復

補高宗十三年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閱府衛兵不滿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百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補十六年崔瑀閱家兵都房馬別抄鞍馬衣服弓
劍兵甲甚侈美分五軍習戰人馬多有顛仆死傷
者及其終習田獵之法龍山絡野循環無端瑀悅
之犒以酒食

忠烈王六年閱三官五軍又大閱于合浦以將征日
本也命密直副使朴球等閱京兵遣使于慶尚全羅
忠清東界交州道點兵

九年命判密直金周昇閱軍於燃燈都監

補十三年王將親將兵助征乃顏閱兵觀察燾于宮
門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皆在軍簿以其有母兄

乞留弟侍養弟亦乞留兄王感其孝誠并許留養○
印侯白王令赴征軍士見人家及行路有馬者取之
於是軍士爭先刼奪千戶高宗秀曰此亂本也白王
禁之

○補恭愍王十年以紅賊之亂遣使諸道點兵

○補十一年王閱射於西門

○補十二年遣使諸道點兵

二十一年命選將才又擇子弟教習武藝諫官禹玄
寶上言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宜預選將帥蒐卒
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旌旂又擇子

家有詔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待其成才而用之
(補)辛禡二年遣使諸道點兵時聞遼衛乘秋來侵
故閱兵備之

(補)三年遣使點諸道兵楊廣道騎兵五千步卒二萬
慶尚道騎三千步二萬五千金羅道騎二千步八千
交州道騎四百步四千六百江原道騎二百步四千
七百朔方道騎三千步七千平壤道騎六百步九千
西海道騎五百步四千五百愔九萬七千五百又點
五部街里戶數率十間出一丁九間以下令出軍具
(補)同年以倭警日急於都城諸門皆置元帥分領五

部坊里約束部伍畫地而守失畫地者斬令百官率其屬赴沿海戍雉門下省憲府茶房藝文春秋館及各司城上不與焉

補四年點五部坊里軍乘艁捕倭

補九年崔瑩閱兵於東郊

十一年講武藝於馬岩分作兩陣各以諸邑匠人被甲持盾者為一隊執槍旗者為一隊繼以弓手軍鼓噪相格傷者頗多

補時又大閱于毬庭大司憲任猷謂都堂曰此地非惟先王大朝會行禮之所且密邇景靈殿太祖

列聖神御在庭之上豈可縱軍士馳馬於其間哉
三司左使慶興邦曰玄陵嘗閱五軍於此取其閑
曠也不聽

恭讓王三年三軍都摠制府閱兵

本朝太宗十年講武于豐海道

十三年講武于海州

十五年教兵曹曰講武不可廢以國無範圍近來不
得已遠出稽諸古典歷代講武之所皆在近地其於
京畿定為三所

十七年講武于海龍山

補世宗七年教曰平虜衛正兵京則兵曹外則守令
每月初二日習陣訖仍使鍊藝

八年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冑扈從大駕
八幄次兵曹放信砲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入訖壇
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諸軍於前日結陣壇前有頃
上被金甲登壇上從二品四拜訖正二品以上及六
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俱於壇前分立吹大
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角應之於是放砲鼓噪或寢
陣挑戰相為勝負之形凡五次變陣而罷軍數則六
千六百餘名也

十五年命判中樞院事河敬復刑曹判書鄭欽之藝
文大提學鄭招兵曹右叅判皇甫仁等撰陣說自行
陣結陣坐作進止之節以至軍中章服教場步數及
金鼓旗麾之用無不裁定以備鍊閱之法

陣說教閱儀

各軍動靜專聽中軍指揮中軍角一通鼓一通各

軍應之整兵中軍行鼓動麾指前

白麾在前次赤
麾次黃麾次黑

麾次黃麾序
立俱指前路

各軍以次應之右軍先引次前衛次

中軍次後衛次左軍張旗徐行騎先步後橫直行
因地形而寢疾鼓動則疾行聞金則止密伏騎兵

持五色旗先行三里若有深林草木則舉青有丘陵險阻則舉赤有土封邑里隘穿則舉黃有寇賊音色則舉白有水澤江河則舉黑若有急中軍角一通青麾指前白麾指後疾鼓動則左右軍各就其方止而成陣以俟彼敵凡行軍右軍修理槁梁泥滓開拓作路左軍捍後收拾闌遺先使腹心羣精騎及鄉導去大軍數十里前覘令前後相接搜索四方要處切在整肅人馬無聲不共行列凡軍八險地狹徑魚貫而行則每隊五十人先防牌一人次槍長劒中一人次火桶方手中一人以此為

次步卒三十人先行騎槍騎射二十人次之道容
二人則二人齊行容三人則三人齊行容四人則
四人齊則容五人則五人齊行催督不得停擁先
據要害輜重在行陣後繼齊每三百人抽減五十
人為護輜重軍分隊前後行首尾相去大遠則每
三四里許間一二隊以備不虞又令輕騎分行左
右搜討幽隱○結陣中軍角一通各軍遊軍馬兵
步兵先出分布四方中軍五麾皆點而鼓動則各
軍以旗鼓應之

此下倣

各成其陣

中國左直前
脫右方後曲

遊軍

聞金還入中軍五麾俱卧鼓動則白麾點則各軍

各成方陣

右軍因本軍

中軍五麾合鼓動而白麾點則

四軍合中軍成方陣四軍各排其面作八門各立

方色旗中軍圓排作四門各立獸旗內外門馬兵

兵守之四軍皆卧五旗獨立官旗中軍黑麾點鼓

動則變方為曲

前軍縮排左右軍各一統曲折後面

青麾點鼓動則

變曲為直

前軍兩端各一統曲折左右連排

赤麾點鼓動則變直

為銳

前軍中心銳出左右各一統曲折後面

黃麾點鼓動則變銳為

圓

四面排

白麾復點鼓動則變圓為方若中軍赤青

二麾合而鼓動則前左軍合為一陣而在左黑白

二麾合而鼓動則後右軍合為一陣而在右中軍

自為一陣若地狹不能容各軍則各軍隨地之宜
成陣不能容一軍則一所別為一陣一依一軍之
法凡陣各面防牌連排次槍長鈎次火桶弓手次
騎槍次騎射陣內布列內外皆然各軍各有五所
橫五步立一人縱四步立一人陣間容陣隊間容
隊五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伍伍中有長二伍為小
隊中有長五伍為中隊隊中有正五十人為大隊
隊有校五十人須結其心行立前却當隊并須依
附戰則伍伍而立將校在後督戰每一千人以二
百人為遊軍在其軍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闕斥候專在遊軍若軍數更多以此為率諸
軍下營皆有分地畫其溝域而明其界限禁行清
道非將令不得通行採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
行伍者不得通行諸營幕作食湏及早昏暗以後
湏即滅火每營壘外四面四隅必立小堡上致燔
柴夜黑之後先知賊至佯鼓傳令走火燎之明如
晝日使賊不得遁形至夜令營內分更巡探人不
得高聲唱号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
一替以聽不吳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若軍中夜
驚則軍吏堅坐陣將持兵無得喧譁動搖其晝日

諸軍前亦各逐高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凡結陣之法本無常形然大要不過五行而已○章服各軍各有章中軍黃章圓五寸置於衿前前衛赤章三方七寸置於腹左軍青章長八寸廣三寸置於左肩右軍白章方四寸置於右肩後衛黑章四面六寸置於背各書軍号及各所各隊之号并畫認數○教場四表進退為教場方一千二百步分為兩廂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每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相去各五十步為軍士進退之節中軍角一通各軍旗人各以其方立旗于陣

場中軍鼓動各軍整兵各就其旗下陣訖中軍鼓動五麾指前各軍出訖茅一表齎頭中行鼓行至

茅二表倂金檠麾乃止皆坐凡坐旗下中軍鼓動

作麾各軍皆作凡作旗上鼓進旗馳步趨及茅三

表倂金檠麾乃止皆坐鼓又動作麾各軍皆作鼓

進騎步皆疾走及茅四表倂金檠麾乃止皆坐作

麾各一通鼓一通騎一旋馳步一旋闕凡三而止

金一聲緩闕二聲止闕三聲回背行退及茅三表

乃止坐作如初但向茅四表回坐金四聲趨退却

行及茅二表乃止坐作如初金五聲及退却行及

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角一通金五聲各軍急就陣各復其局

補十八年傳于議政府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也祖宗參酌古制定為春秋講武之法而新進儒生以為人君遠豫之舉每請停行大臣亦或請停予以為祖宗成憲不可廢不從矣向者講武之期予病不得親行故欲命將代行而大臣以為兵權不可授將臣寢之今歲甚荒予欲姑停而明春又停則兵曹以大事不可再廢予亦以為凶歲修武備戎非常也故姑從其請然人君

一動煩弊必多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代行議擬以啓
願議政黃喜等啓以世子不宜典兵權年且凶荒請
停之從之

文宗元年作五衛陣法以教士卒而時親閱之凡諸
軍械亦令整理自是中外軍旅益加精銳

五衛大閱儀

其日左右軍於教場相對布陣大駕至教場吹大
角二大將召五衛將而誓曰今行大閱以教人戰
進退左右一如兵法用舍賞違舍刑勉之衛將聽
訖各還其衛以此傳令駕前吹大角點麾而成陣

駕前放大砲吹戰角指麾而作勇怯勝敗之形勢
○勇怯之勢一左右軍結陣相當各出戰統及游
軍依法而進鼓譟大呼接戰不過六七伐而退止
齊爲凡三進合戰而兩兵皆退每退二十餘步回
示賈勇之形凡三示賈勇之形而游軍殿後整列
還營○勇怯之勢二左右軍結陣相當各出戰統
及遊軍依法而進鼓噪大呼合戰良久若統將敗
退則領將馳進救之勝軍領將亦進共其統將并
力急佯若勝若敗皆遊軍殿後○勇怯之勢三左
右結陣相當客陣先出兵逼主陣主陣堅守不

動客兵不得戰而退主陣小出遊軍尾佯之客兵
又來則游軍還入客兵又不得戰而退主陣又少
出遊軍尾佯之客兵又來游軍又還入客兵又不
得戰而將還於是主陣潛出奇兵張左右翼掩後
佯之又出戰統大呼來佯之客兵敗散還營主陣
逐之統營示勇而還○勝敗之形一右左軍結陣
相當依法出兵合戰良久主兵佯敗而還客兵乘
勝逐利進迫主營主陣敗還戰統與駐統并力返
佯又出游兵分左右翼橫截其後客軍逐利之卒
敗潰主陣五衛皆出戰統領將曰為先鋒乘勢衝

客陣而大將以下盡卒守營之兵繼後而行客陣
左右前衛先遁中後衛亦不能支舉營敗走○勝
敗之形二一軍為主作方陣一軍為客作雲鳥陣
四面抄掠主軍應機出兵以當之客軍設疑伏兵
佯敗主軍不逐利而堅守客軍還啄作鶴翼陣為
箕張之勢而來主軍變作長蛇陣直衝其中客軍
中分主軍察客軍大將在處即迴蛇尾圍之共首
相連客將被獲而餘軍大敗散○勝敗之形三左
右軍皆自遠作行陣而來主陣緣道設伏而進見
客軍即橫布為却月之陣客軍回行陣而來戰主

軍出兵逆戰良久佯敗還陣客軍乘勝衝突中
主軍開道以與之客軍被誘貫徹陣後半出而主
軍大將中衛將與前後衛奇兵并力急佯反截長
蛇之腰又令左右衛回却月之勢回擁長蛇之首
長蛇之尾出死力救其將主軍大將外拒內佯遷
延退引八伏內有一騎將奔出陣傍以大蛇騎左
右點則左右伏兵并起客軍盡敗

梁誠之論衛部形名曰切規五衛之制各有部
統而諸衛中部之旗皆黃諸部步戰之旗皆青
無他認識若按列不動則可考而知或難合度

陣之時則不知某衛之中部某部之戰統他皆類此乞令中衛中部黃衿黃旗中部步戰統黃衿青旗以此例之前赤後黑左青右白部從本衛之色統從本部之色仍令畫畫陣說豹面就施五采使之頒考於平日則雖愚者必不迷於部伍指揮之間矣然旗麾不可少亦不可多少則行伍紛雜無以統領多則拘於應報莫知端倪旅師隊正之旗猶或可議伍長之旗則耳目所及形聲相接請湏除之

補

上嘗患軍陣之不正以黃守身為三軍都鎮撫

俄遷兵曹叅判習陣于郊外旄旗士卒精彩頓變
上親閱甚喜賜厩馬一匹

補世祖即位初遣兵曹於諸道檢覈軍政

補命諸道要害處設鎮置將管轄諸邑分為中左右
翼京則闕內各司諸負皂隸隸之兵曹輪會習陣點
閱衣甲御製兵將說訓勵諸將又以昇平日久則武
備必弛月再閱陣春秋講武常曰兵陣家業也不可
不知以黃石公等書親授世子

補元年諭三南觀察使節制使處置使曰近者昇平
水陸將帥不勤鍊兵戍禦之具全不介意若一朝有

鼠竊則何能臨危制變乎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而待之予將遣巡察以覘能否卿其益勵忠誠毋損國家威令

補三年上幸箭串坪大閱將士分左右廂隸陣法使承旨賈法醞慰諭將士

補四年上御忠順堂以鈴川府院君尹師路為左廂大將行護軍梁誠之為右廂大將習陣于浚苑

補七年諭諸道觀察使節制使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營鎮將視為餘事兵器馬匹全不點閱軍士曰此亦不自備每當點閱潛相借貸名存實無今將遣

人糾察大明黜陟卿宜知悉考察

補十二年上御華韞堂命龜城君浚等肄習陣法以兼司僕為一廂內禁衛為一廂總百有餘人用習箭竹槍馳逐佯刺以決勝負又列陣勢周匝宮城用彩名招兼司僕等而諭之曰爾等精銳今可以一當五更加訓練期以一當百也

補成宗十八年徵諸道兵將講武會憲宗皇帝訃音至朝議以為軍國重務不可輕廢明春復徵重困吾民不如待服除講閱宰臣李則上疏極言不可手書荅曰卿言甚善已為卿停之

二十年九月大閱

補上將閱武教左右廂大將曰兵之進退在乎旗鼓然旗而麾之而夜暗不得見鼓而振之而山隔不得聞如此之時三軍進退必待符檢而動可也時有大將領軍赴蒐狩之禮故有時命

五禮儀講武儀

前期七日兵曹徵衆庶循田法兵曹表所田之野其日未明建旗於所田之後近郊隨地之宜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毋得喧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曹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圍

之闕其前駕出次舍如常將至田所駕鼓行八圍
有司陳鼓於駕前在東南者西向西南者東向皆
乘馬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駟逆之騎既上乘馬
向南有司以從大君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
後有司乃駟獸出上之前約一駟過有司整飭方
矢以前再駟過兵曹進方矢三駟過上乃從禽左
而射之每駟必三獸以上上發矢然後諸君各矢
諸將士以次射之訖駟逆之騎止然後許百姓獵
凡射獸自左膘音膘前肉後而射之達于右隅牛口切
前為上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

賓客射左脾

捕禽功
肢骨

達于右肱

以肱反
骨

為下以充

庖厨群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
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兵曹建旗於田
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
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遣使以
所獲獸馳薦宗廟次宴幄殿賜從官酒三行
補宣祖十一年慶尚虞侯孫翌使軍士修鍊器械
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作亂翌
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解節度使郭玘捕囚首謀者
啓聞上大驚命集示以威衆翌亦抵罪

補李珣萬言封事曰必使邊將精鍊器械教習騎射兵水使及巡按之行不徒呼名點閱必閱其器械試其騎射視其訓練能否以為殿最又曰沿邊守令教民習射三月一試矢數多者厚其賞給二度居魁者復其家口之後若五度居魁者特補軍官擇其中有知識可堪領衆者啓其名于該曹使補權管以試其可用與否公賤則啓其名特許免賤私賤則優給其價于本主夫如是則五度居魁者其出甚罕而邊氓盡化為精兵矣上番之軍有司亦時試其武才優者啓達論賞五度居魁則特

補所居近處鎮堡軍官使有鍊業之志

補趙憲東還封事曰國家閱武之法歲不累舉雖或為之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者歎其若兒戲平時如此臨敵安措上番軍士雖有中日習射之規而為訓練官負者例收闕紙一卷而已絕無教以控弦之法者京衛若此外方何責臣竊念我朝雖欲日日操鍊而勢有所不能者蓋中國兵制內外之軍俱有餘丁五人官給馬價銀十五兩又給糧布人一日銀二錢半冬則給布一疋自秋至春月給馬料三錢甲冑弓矢槍劍皆出於官故軍馬

甚整而器械精備以之日閑戰陣而軍無所憂矣
我朝士卒只有一二保人而或不能備馬裝器械
無不自其點考之時例借於人而或有借不得者
以數斗米與吏則以無為有別侍衛八番者雖有
其祿而不即出給孟冬當受者至春未受外方之
軍出番後難於留待當受四石者賣捧一石而歸
口尚患飢曷能留馬以待習陣乎其損糧雇馬勢
所必至矣

補二十六年柳成龍乞鍊兵狀曰駱叅將每遣譯
官言乘此南兵未還之前急急學習操鍊大砲箠

筦長槍用鈎鳥銃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倭雖再來而勢可防守不然則爾國之事將無可為者臣意別定勤幹武將一人配於天將晝夜學習操鍊其他守城之要旗幟之色一倣浙江砲手使賊有所畏憚則誠為萬幸

補二十七年又請訓練軍兵啓曰今之至重至急者莫過於鍊兵一事兵若未鍊則雖有人丁百萬譬如驅羊攻虎不格明矣近者別設都監訓練火砲當初議者皆以為踈濶難成數月之後亦頗有

效其中成材者與浙江之善手無異以此知訓練之不可不為也誠使廣為招募分部定將晝夜訓練不至中廢一月當有一月之功一年當有一年之功數年之後皆成節制之師

補又曰外方監兵使水營及各官各以人衆多寡隨便招集教習放砲一依近日訓練都監勸獎之規其有成材者分其優等或為禁軍或免賤免役使人樂屬其間監司守令兵水使如有盡心訓誨的有成效者朝廷別加褒賞怠慢不勤奉行成材數少而教誨無效者輒施譴罰四方聞風不多日

內砲手成羣矣

補同年又條列戰守機宜啓曰各道鍊兵事目下去已久雖未能大端成就而如已抄出鍊習則往往不無可用之軍巡撫御史各別隨所到點聞以行賞罰

補請申明都監勸課之規啓曰前年議立初以砲手分爲五部每日諸部各率其軍私習於其處而堂上日引一二部輪回校閱於都監既畢校其各部成材多寡之數下及旗隊總皆行其賞罰故部將及旗隊總以下惟恐其所統之軍不及於他人

而被責焉晝夜遑遑淬勵未已軍安得不靜而技
安得不習乎且堂上逐日校閱者只一二部則無
紛擾雜沓之弊有點視精約之益苟能堅持此規
著實施行則鍊兵之事思過半矣

補與天將邵應忠書曰今見在教塲者僅五百人
如得陶鎔於爐錘之中則一日二日之間精彩立
變苟能繼此傳習戚將軍事業因大人而益有光
於海東矣

補又與天將駱尚志書曰老爺所教操鍊之法以
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為切要雖孫吳復

起為小邦謀不過如此矣近於城中召募年少伶
俐之人得數十伙願老爺先下營中各以南兵一
人主教一人如教閱歌舞者之依趨節奏擇城內
房室閑曠之處而處之逐日訓習試其成否如何
補其雜著曰上自即位以後聖心惓惓於戎備年
年發遣御史于諸道揀閱軍器殆無虛歲而奉行
者失其要所至嚴苛立威郡邑騷然競治槍刀弓
箭羅列於前以求能名往往多蒙擢發而於軍民
利病操鍊得失將帥能否地形險易未嘗一問及
焉先是各邑武庫皆在於客舍之外至是守令之

要譽者新造於東軒庭內正與上房相對盛加丹
牖窓戶玲瓏刻畫見之如神不數年轉相效慕無
不然矣

補又云降倭一人在訓練都監使之試為其國陣
法極簡易以見在軍人分而為三疊陣成行列立
前行持旗幟中行持鳥銃後行持短兵遇敵則
前行持旗幟者兩邊分開而為圍抱之狀中行持
鳥銃者一時俱發衝賊陣敵多為鳥銃所傷陣動
而又見左右有圍兵必遁走於是後行持槍劍者
從後追擊肆其斬刈云此雖非古法而亦可謂要

術也

以戚繼光陣法教習訓局兵上親臨閱武于慕華館
又遣教士于各道鍊習三手技法分命御史試閱

補吏曹判書李德馨啓曰訓鍊軍兵非深慮至誠
難以見效必有賞罰明果臨事激勸然後衆心漸
合而不離散矣必持久勤勉每加籌度考諸將察
軍情備器械給號牌按比校習各藝簡精勇汰庸
殘小無解弛然後可漸進矣戚繼光變南兵為精
銳蕩掃倭寇仍以目下所得效者作為一書第視
將家所傳之妙則此亦糟粕耳今不究其本意不

盡其器械不遵其各項條件苟分各哨謂之訓練
悠悠泛泛視同例事將卒出入有同驛傳則是費
軍糧而寄與街市乞徒奚鍊兵之謂哉夫五兵之
制長短相資束伍之法強弱齊心於是合之以藝
縻之以法誘之以利威之以刑縻之以歲月則將
卒相熟心一力合而及其調發之際又必以全部
隨其宿任之負則緩急輒賴其力且騎兵易平地
步兵利險地我國多有邱陵水田真合於用步而
捍禦倭賊又莫尚於步兵也但我國以騎射為尚
射手必得戰馬始逞其馳突之勇除束伍射隊外

揀聚有勇力善射者著甲為騎卒與步兵為對營
一樣勤加訓練則他日有悞勢之益矣且射手以
臂力為先欲得有力者又必以六兩為試且不備
火器則無以制此賊而虎蹲百子諸砲殺敵勝於
鳥銃不可不及時多造令士卒習放

二十八年遣使閱兵於平安道時李元翼以巡察使
於兵荒之餘抄募精兵八千餘人操鍊如法頗有成
效故有命

二十九年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 其一曰古人
以鄉井比閭出軍令令各邑先求地面各以其面

其里定哨官旗隊揔抄民鍊習 其二曰分軍之法依紀效新書一營統五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各里團結為隊凡習陣或調發時各率其軍齊走 其三曰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自營將至哨官旗隊揔所統不過如是而已各營皆擇其可設教場處築土城完固各司所在處亦為小壘以便訓練

補三十四年大司諫黃慎劄曰我國自有都試鍊才觀射習陣等若干規制無非祖宗朝克詰之美意而今皆不為著實舉行只備文具而已惟訓練

都監砲殺之規以其創立未久不至廢弛粗有實效而猶且獨行於京中不行於外方故其所訓練者厥數無幾其何以全靠此軍以為緩急之備乎且我國長技惟有弓馬而由其不加勸獎故將至於廢弛弓馬之技將廢砲殺之鍊不廣恐自此遂為無兵之國也臣等愚意弓馬勸獎亦如砲殺之規而不獨鍊之於京師并使外方而鍊習著實施行外方則監兵使巡于列郡考其成效之多小而為之黜陟時或遣京官察其勤慢則倉卒徵發亦不至於驅市廛之人發荷鋤之民而使之赴敵也

且器械不利以卒與敵今日之所當留意者捨此
宜無大者而都監所造之外未聞有所措備請於
各道大邑設都會打造軍器別擇守令之勤幹者
掌之使監兵使勾管董獎亦如京都監之為則器
械之備不至如今日之板蕩矣

補仁祖二年左贊成李貴劄曰先是都監軍金瑬掌
之扈衛軍臣掌之其後罷扈衛軍以臣為御營使兼
管開城兵又募外方統為御營軍二千以滿扈衛軍
之數今臣病重不能勾管乞令金瑬兼察且其軍官
中極擇可堪領兵者十人各領五十人分三番管直

操鍊則與天朝尚書于謙十二團營之制合也從之

補九月幸慕華館閱武

補三年撫戎使李曙抄畿內軍兵團束為七營十二部以守令皆文蔭不解兵陣請遣其軍官操鍊許之

補李民寔建州聞見錄曰彼人遠技不過弓矢而皮弦木箭所及不過六七十步之間惟以鉄騎奔馳衝突蹂躪無不潰敗烏銃雖是遠技而藏放甚遲若非憑城據險則難以措手平原利地決非與鉄騎角勝之器雖以倭賊之善砲稷山之戰鮮生以鉄騎蹂之此其險也上年深河之戰我軍專恃

砲手當其衝突未及再藏而彼騎已入陣中矣彼之甲冑極其堅緻除非強弓必不能貫穿於百步之外若至薄近勢不可遏今宜射夫鍊習必以百二十步洞穿鉄衣為式且彼人最畏片箭能及遠穿甲故也臣於陣上目睹武人多不勝介冑左右支拄殆難以運動是雖甲冑製造之不便實常日不習之致自今後令武人試才射矢馳馬必具甲冑而行之則習之有素而庶乎臨戰賈勇也

七年親臨設操後仍行觀武才

補先是上謂李曙曰予欲於農隙親閱京畿軍曙對

曰京畿軍為一萬八千募華館前地穿不能排陣且
今閱習之規廢五行之陣專用戚繼光之法若用戚
法必當連營其才之優劣自上無以詳閱也上命水
原軍二千人先為召集是年八月上閱武于慕華館
試閱以訓練都監罷械精利旗幟鮮明大將申景禎
錫馬以獎之

補十七年上御春塘臺試內禁衛射砲居首者陞資
其次邊將除授又其次賜弓矢兒馬綿布有差仍教
曰此地便於試藝今後春則二三月秋則八九月試
射砲定為恒規

補孝宗元年備局啓曰各官束伍例於每朔望前望後聚會官門試射試放未知此事創於何時而凡砲者自為藏藥專心習放則不過十五放必為成才今此束伍之官門試放者初不知藏藥之法只於試放之日倩人藏藥東西散放故雖積年試閱生疎如初一朔二巡一名所放通為六柄每柄雖藏藥二爻半六柄所藏多至一兩半則許多軍兵終年虛費之藥九其數幾何今此兵曹慶尚左水使狀啓回啓中所謂不為試放徒以試放之數瞞報會減還歸有名無宗云者亦不無其弊水陸鍊習必無異同莫重軍務

徒為文具之歸誠可寒心或以為砲之成才既不出於十五柄若以十五柄所藏藥凡一時分給令各其將官及教師私自教放十五柄盡放之後守令眼前試放其有宗效之將官教師自各其官量宜施賞以為激勸之地如或有不解藏藥未能熟習者則當該將官教師從輕重施罰具使其軍卒自備藥丸更加放習期於成才而趁其農隙時復聚會試閱則無虛費藥丸之患有著宗鍊習之效云此言似為有理矣人有恒言火技易於操弓成才之人不過費數月之功臣等或為監司或為守令或私教家僕視其成就

計其工夫人言果為不虛但十五柄必為成才言不
可若是期也至於逐朔望前望後聚會官門六柄試
放之規恐無成就之勢而大槩言之連放三十柄則
雖駕下之才無不善放云若於農隙計逐朔兩廵試
放之數聚會官門酌定日數連續教放使無間斷則
其視逐朔兩朔乍放輟生熟均拙不可同日而語乍
狀則藥丸所費無異於前而功效所就有益於後依
此施行似當從之

五年親閱于露梁御營軍新舊連番者皆令赴操特
賜甲冑方矢於將臣李浣以示獎勵之意

補訓司校藝每以兩三為耦故常費十餘日猶未
了孝廟癸巳末院為訓將創為新法多造本薦環
列為的使砲兵內為環陣聞另砲輪次齊發如應
敵狀然後考其中否每日未暮而罷言者謂不但
較藝於戰陣亦習云○李浣多年為訓練大將凡
試才教閱等時甚惜賞賚曰平時若施厚賞則臨
亂無以得力○顯廟朝李汝發為御營大將軍中
施賞甚薄人或規其太慳汝發笑曰無事厚賞則
臨亂何以激勸

補柳馨遠曰今習陣雖習坐作進退之節而無

宗試射御之效若打圍則坐作合變自無不習而又有着心射御之宗又以其所獲供祭饗充公用行餽賞而省民費古人事事誠實本末無至如此今縱不能盡如古制四時蒐狩於春秋兩習陣中春則依今例秋則又無行打圍至可

補六年九月上幸章陵還至露梁津御營都提調李時白搃戎俱使仁暨卒御營軍及楊州兵陣于沙場以待隨駕軍齊渡合為一陣搃一萬三千餘人上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然御之不得其道則亦徒為無用之卒也

補八年李敬輿劄曰先王詰戎之道皆使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至於沃唐末之有改雖李抱真輩朝
夕對壘而亦遵此意蓋兵既寓農勢固然矣凡今
日操戈之卒皆是執耒之民正於滌蕩糞田之日
羸糧備械日聚公門夫以百畝之產特以事育而
既失其時何以為生若令諸營只於冬月操鍊餘
時并令在田則兵無廢備民亦少蘓矣
補贊善宋浚吉遙白營將之弊應教趙復陽進曰
罷營將而修明鎮營之制嚴立法令以專操鍊則
無營將之名而其案勝於營將矣又曰營將巡歷

及官門試射軍士羸糧待候其弊難堪臣愚有一計
焉各邑軍兵皆以隣近作隊一以旗為一契擇定
旗惣使之習技於其材無點集勞費之弊而技藝
自精矣

顯宗三年親臨閱武命以御營軍自闕外侍衛到教
場屬於訓局一体合操

十年石叅贊趙復陽論海西水操劄曰伏見京
畿水使黃道昌狀啓海西水操請分長山東西而
行之備局覆啓不許將以八月二日合操於康翎純
喜島前洋臣反覆思之竊以為不便也當初之議

只欲以長山以東之船與畿內各浦之船習操於
喬桐後洋不知到今何以變為合操也夫國中
言海路之最難者必曰長山安興而興石之險惡
風濤之悍急長山爲甚故公私船隻臭載之多甚
於安興風和之時輕利之船尚且憂其利涉之難
當此新秋風雨之節軍兵滿載之戰船以不習之
格軍駕至險之巨浪顛倒督迫及期會臣竊甚危
之此乃國朝以來所不爲之舉年久拋棄之餘雖
使一時整頓舟楫必不堅完水手必不備具而曾所
未聞之役猝然徵發遠近聽聞騷動必甚其爲

可慮實非一二且以南方年年常習之地臨時措辦未能完備而致患者居多向來扶安之事亦可見也每年越險而赴操則決所難行一番為之而止則無益於實用其所陳列誠有意見宜如其請只將長山以東之船習操於康翎而其長山以西之船則水使亦不必自往海西邊將中以所江無防禦意亦有在使其僉使設行於長連則不至甚驗亦合事宜也從之

補洪汝河所著兵志曰九州鎮於農隙每月六衙日習射令界官行首負親監弓四十步弩五十步

為的十發中五者職事負進祿無加散職東南班
叙用人吏從自願任事凡以前御散職及在京兩
班輪番赴防者號曰鎮邊別抄凡戍軍令巡撫鎮
邊使酌郡縣殘盛而定其數目恭愍五年教各處
別抄勤令遠戍往來疲頓逋竄相斷其令沿海軍
民悉充防戍而蠲其役在遠者代供其役而停赴
戍且令東界之軍以戍雙城西海以戍鴨江三南
專以禦倭

補肅宗元年平安兵使柳斐然狀請道內軍兵試
才軍器點閱等事令無營將巡歷一如三南廟堂覆

議從之咸鏡道亦依此為之

五年親臨閱武於露梁又命造火車百乘

壬辰之亂湖南召募使邊以中始製火車三百兩
分與巡察使權慄以助幸州之捷其制一車開四
十穴容勝字銃四十令連心發火相繼不絕聲振

山嶽倭大驚遁去云

其制始
倣於此

補九年正言金構疏曰臣嘗見外方習操其運士
皆索帶藁屨衣且弊惡所謂騎兵或有牝馬鞍具
條帶多用藁索周旋馳逐頻遭顛蹶困敝如此又
何能作氣振奮臨賊效用乎至於京中兩營之士

每當大駕衛從之時雜氣喧聒撓前越後騎不成
列士失其伍軍容不肅有同兒戲古之行師其止
如山兵回轉若風雨而行伍之序不亂今數千人
平行而尚此如此况於槍攘之際乎

補十年因原任大臣金壽興所奏上曰無軍將官試
射居首者曾無論賞之事而已末年間始為定棄論
賞矣自今柳葉箭二十五中則依前賜馬二十六中
以上邊將除授連三次居首者懸錄於軍子中別樣
論賞 又下教曰武臣當以射藝為先而近來秩高
武臣以射藝為羞恥事不肯隸習故每於朔試射時

中數不及將官輩事甚非矣申飭武弁無踵前習又下教曰鳥銃亦兵家長技而武人輩以為砲手之業而不肯學習仁廟嘗令兩局大將放砲於御前蓋出於勤課之意也

補左議政閔昇重啓曰國恤卒哭前料舉課試等事并皆停廢乃是禮典而至於軍兵試才操鍊等事係是戎備不可并停依例舉行之意分付京外軍門從之

補十二年親臨閱武畢諸廳軍兵使其軍門試賞仍命後為例左議政南九萬上劄以為二十里隨駕

半日習操本無功勞之可言牛酒犒饋足矣豈可不問坐作之能否不論技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賞推此以往春蒐秋獮何以繼之克敵斬馘何以加之庚申討逆寇衛時殿下以累日暴露為閔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廳柳箭騎鸞鳥銃從自願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皆不舉論矣

補十三年陵幸回路將親閱武兵判李師俞以為各營号令不專將別造三大方色旗訓將申汝哲馭之曰若於路次閱武則自有已行之前例上如或自主号令則上前自有司俞旗子雖本兵御前旗幟何敢

妄自造作乎都承旨申琬亦爭之曰大司馬雖為本
兵三營本不統屬則不可輒受号令於禁營况此親
臨事體自別兵判當退與三營同受号令於上不可
妄自行令上從之

補十五年備局啓曰我國士馬之精強最補北方
而以其道理之絕遠久置之度外練習之規踈略
激勸之道且絕至於監兵使春秋巡歷時毋論騎
步各試技藝自是朝家之令甲而中間齊閣致疑
於試藝之不公者此同目噎而齊食誠可寒心且
緣犯越之禁令並與軍罪而收莊官府至今軍卒

不慣放砲之法其在綢繆之策尤極踈吳監兵使
之試才論賞申明旧規蓼節過後分給烏銃於軍
兵處時加鍊習或似得宜而三甲其他有別案難
輕許

補咸鏡道御史李萬元筵啓我國長技只倚依險
阻阻守嶺阨以烏銃御敵而已北路之規自前監
兵使春秋巡歷時輒使試閱武材勿論騎步各試
其藝其中優中之類公私賤則免賤良人則直赴
出身則除授邊將是故人有覩惑士爭趨藝北軍
之精甲於一國近來慮其試藝之不公齊閣此規

而一自丙午詳定之後邊倖所給衙祿僅支用
邊將則料米之外案無容手之處會付藥凡不得
任意取用亦無賞賜激勸之物故戎政一任拋棄
漸至於卒不知兵兇已極寒心而又自乙丑禁蔭
之後烏銃並與民間所有而益為收聚封其銃穴
截置官中絕不得出用臣八官府點閱軍兇之際
使人放銃則名以砲手者已不慣放砲之規新入
軍卒則不知烏銃之為何物曰一生事禁武藝於
邊上正所謂曰噎齋食者其於計踈矣狎親騎衛
自朝家給軍裝春秋都試一如禁軍欲為臨戎勤

王之用云此路士馬雖曰精強數千里馳赴必無
一分餘力且我國敵國非北敵則乃南倭也以數
百戰瘁之卒安能當北敵之鐵騎南倭之鳥銃乎
且常時既無領卒之將臨亂誰可統卒而赴亂乎
自是壯士解體無意隸業公相共語曰國家雖有
變亂親騎衛在吾輩何知此甚可慮昔李牧趙之
邊將得以此逆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者以其軍市
租皆自用饗士而得人死力也臣意則勿論親騎
衛與騎步士卒皆屬之兵使令各其邊倅邊將每
於農隙試射試放兵使又於春秋巡歷都試啓聞

優等者依前施賞或免賤直赴或邊將除授優等多出之邑則並論賞其守令或邊將而各邑軍器其數甚多今不必加備以其物力逐年備上藥丸以為邊將邊倖常時試射及緩急之用而或令隨毀修補則軍民胥皆歡欣感激而必將大有所益矣令廟堂稟處

補十七年下教曰騎射乃武士之長技也自孝廟朝罷革立射騎射之法蓋非偶然而近來武士不體朝家勸獎之意年未甚老而資秩稍高則視若羞恥事自稱衰老公然拋棄昨閱除初試舉案則不叅者至

於一百三十人之多事甚可駭并令追射事分行
十八年行親閱

三十二年命罷三甲射代以騎槍交戰之法

○補江華留守閔鎮遠狀啓臣以各墩臺應砲報警

事馳啓矣凡事雖常時鍊習臨亂蒼黃之際未必
能行况平時只申明約束而已則臨急遵行何可
望也創設之日不可不前期知委使民間明知且
為通報於隣邑砲聲所及之處既設法之後必須
間或不時放砲以視民人之奔走與否有所勸懲
然後可望其臨亂得力若每每煩請於朝廷預定

期日然後始行則事體恐涉煩瑣且墩底居民之
暫時聞砲奔入有何煩動之弊乎本府境內民人
處既已明白知委民皆各知信地而臣意則預定
期日啓聞之後通告于隣邑及境內民人而因以
此後當頻頻不時放砲不可驚動之意詳細知委
一番舉行後則或一月一次或兩朔一次不時放
砲以觀墩底民人之奔走與否有所賞罰則似為
着實而啓詳施

○補又曰各邑東伍軍常時元無點閱武藝之事殊
涉踈虞自今以後令該邑守令每年春秋冬三次

試射放後收聚畫紙上送營門居首者論賞以為
激勸之地回啓許施

補四十年兵曹判書朴權筵啓禁衛營標下軍都數
七百餘人已前則柳葉箭四中以上斤箭俱入鳥銃
三中者始得無司僕帖故試射及中日受帖者不多
辛卯改定式後步軍之銃鈎及拳法柳葉箭四技通
計則能滿六分者甚多皆得無司僕帖故今則過半
為無司僕辛卯後三年後受帖者二百五十餘人所
受祿米以一年計之則多至六百餘石蓋一番得帖
之後終身加料故軍餉之費視前倍蓰誠為閭閻九

賞格行於一時則可宜而目一番八格至死受料事
涉無謂自今以後無司僕加料限其等數似宜矣禮
曹判書閔鎮厚曰一番八格終身受食厚料誠為太
過只升兼司僕而恨三朔加給料米其後又為八格
則更恨三朔加給料米或依近例以木施賞皆無不
可蓋一次八格則自謂能事已畢故懶於習藝絕少
再次八格者此在激勸之道亦不為得也上曰依前
定式施行辛卯以後分數之法勿用可也

四十一年禽各軍門習操差值大將有故則以都提
調替行

補四十二年賜角弓箭竹雉羽等物於內三廳仍下
教于宣傳官等曰予素受恤武士春秋必親臨試才
激勸矣一疾支難累年不行乖殊予平日之意也今
以弓子箭竹等賜之其勿拋藝求頭如得閑歇當招
見試才矣武士莫不感泣

補備局啓曰頃在己酉帶都提調之相臣代行習陣
御營則戊午年自上有教新舊軍兵合操之時大將
有故則都提調往行事有成命其後庚申以來都提
調多有代行之時禁衛營自辛酉以都提調之來代
行不啻屢矣及至庚寅筵席論禁衛大將別設當否

自上以營禁習操或值大將有故則都提調舉行俾
勿闕操為教禁營自此仍為定式而訓御營則都提
調習操之事近多廢闕昨年原任大臣以三軍門都
提調各行一體定式為諸軍門規例不宜異同也軍
門都提調總察軍門之政壇場行操本非其任且禁
營大將為本兵引入之時常多而訓御營則事勢與
此稍有所不同矣然禁御兩營彌月廢操則上番軍
兵或未得經操而歸朝家自前使之各行者為慮軍
政之疎廢蓋出權宜之制而其來已久今諫臣之啓
若以為俱非故事而大臣陳達出於初始者然此則

似由於不能審察之致而其所云有損於體統之語則不為無見矣第今都提調之代行已成規制訓御營亦因於循舊事遵聖教而申明焉諸軍門操鍊之政以此而無有時月曠廢之弊此規今不當寢罷矣但昨年定式以來諸軍習操當次大將偶值數日有故則軍門來請代行於都提調仍於頃啓並舉提調而為辭此則事體終涉不便論者亦以為言矣訓局與他營有別連月停操兩營則連次停操及新舊軍合操當次則都提調輒為代行習操為當自今依此舉何如從之

補四十五年藥房都提調李頤俞所啓三軍門中訓
局宣廟壬辰亂後所設御營廳仁廟中年所設禁衛
營即新設者三軍門自初設時大將有故不得操鍊
則中軍有代行之規至當宁甲子乙丑年間亦有此
例矣丙寅年間申汝哲以為軍門重事以中軍替行
已極未安中軍有故則至以假中軍替行事甚不當
云大臣亦以此言為是故乃有此後如非大端疾病
不得使中軍代行之命其後大將有故時有都提調
替行定式之事然都提調多是老病之人不得一一
為之都監則自是京軍停廢無多而兩營亦皆鄉軍

其立番或一朔二朔故其時大將有故則或未經一
次習陣而下去矣而外方見之兵使習操時營將必
前一日私為操鍊稱以私操京軍門亦有把總哨官
大私習之例京軍習陣若以中軍代行為未安而不
當稱以習陣則以大私操為名使中軍為之猶勝於
全然齊閣矣上曰古大將申汝哲之言不無意見故
其時有中軍勿為代行之教矣外方則營將私操後
兵使即為正操而此則無正操而只為私操果何如
李頤俞曰一朔之內定行三操大將雖未行前操猶
可以為後操矣前操稱私操後操大將為之則便是

正操無所妨矣

補右叅贊閔鎮遠筵啓西路別武士之設出於庚寅年故奉朝賀南九萬之獻議而其後癸巳年臣忝按關西則尚未準額募得亦未一番試才蓋遐方愚氓或慮別武士之補終歸於軍役而然也臣或勸諭或責伐艱得充額一年四度取才後以各別施賞激勸之意啓聞則調家或賜第或除邊將自是以後一時興起聞風投入此輩俱是好身手好衣馬而日夜鍊習武藝極精臣於丁酉年奉命監試於西路別科則入格者一百五十人中別武士過半矣以此觀之別

武士之設其效大矣朝家令海西及江邊亦設別武士有此節目啓下之事而第外方設技類之例多用奸之獎臣在關西時雖親為取才而不能詳察所謂沒技雖多可疑之事而其後聞投技登第之類輒有人言云臣意以為沒技者勿復別為論賞只取四等試才分數優登者別為論賞則沒技之類亦在其中矣且昨年掌試時聞其時兵使趙甬重之言則以為今日精銳之卒無過於別武士而烏銃無試取之事雖曰馬軍無所事於烏銃馬軍或有出戰之時或有守堞之時守堞時若不曉烏銃藏放則何以守堞乎

且技藝中鞭菊最為不緊若於試才時各技中除去鞭菊更試鳥銃而勿許沒技論賞通計分數則似好云此言誠是自今以後勿論西北取才時勿取鞭菊並試鳥銃而沒技者別為論賞一款減去於節目中事令廟堂稟處何如上曰沒技勿為論賞之言蓋慮外方用妍之弊誠有意見而鞭菊比於鳥銃則鳥銃為長技所達是矣令廟堂稟處可也都提調李願合曰單巡之射沒技即僥倖不係於平日之才否且外方多有奸弊宜有變通而但沒技而不論賞則賜茅之路絕矣得無落莫之歎乎閔鎮遠曰以四時優分

者亦可賜茅矣李願舍曰京軍門軍兵則沒技者賜
茅外方則不然必有不均之怨令廟堂與諸將臣商
議處之似好矣上從之

補右諫政李健舍啓曰頃者閔鎮遠所達西北別武
士試才節目中除去鞭撻更試鳥銃而勿許沒技論
賞通計分數事前日趙甬重權尚游亦有此諫而但
鳥銃不便於馬上故寢而不行矣下詢于八侍大臣
何如願諫政金昌集曰鳥銃雖不便於馬上之用而
藏放之法則馬軍亦不可不使之知矣都提調李願
舍曰臣見彼人能於馬上鳥銃而馬不驚放蓋以其

人以兒馬置銃於背而放之自駒而習聽矣我國之人不能如此馬兵不得用銃矣然或下馬守城時鳥銃亦可用習之好矣但以爲銃試才則虛實尤難卜明而豈可以難於防奸廢其技乎鳥銃似優於鞭撻矣上曰鞭撻代鳥銃以用可也

英宗十年親臨閱武於露梁

補十六年教曰丘濬所論兵制卽唐府之遺意也其曰遣都督帶領將卒每日一操鍊又遣御史而監督兵部校馬政工部閱兵器其條列甚多而多見其煩瑣苟如是則冠蓋絡繹吏掾為奸雜役科差雖難

禁而其弊將益甚矣然則雖有桓桓赴武之士安
無怨國之心乎徒法非法也紀綱是法也苟無紀綱
雖有府兵之義制將爲用哉至於我國軍制則專事
苟便至于今日踈虞甚矣不過使帥臣營將春秋
操鍊而每以擾民煩民爲言年例習操多不舉行此
蓋徂安於彊場之無虞以恬嬉爲事不能惕念之致
雖欲遣御史監督而此則有弊決難行之矣分付備
局及諸道各別申飭可也

補十八年備忌記閱武卽詰戎之意訓局軍兵鍊習
熟矣其於坐作豈有錯雜欲爲他辦令而指揮則軍

兵其必爭功此常時經先加之者乎凡傍觀者沆曰
近弄此則亦莫諳陣法在傍高談者也雖然五衛五
陣外八陣六花一字玄武等陣其雖成樣豈知其奇
乎且太公之九宮諸葛之八陣李靖之六花于今讀
兵書者孰能通透乎為今之道鍊習戎務三軍一心
乃先務也軍中雖有名分之高下此不過次次聽令
嚴其軍律者也故軍法先行將也於其令則宜嚴於
坐作將軍同也與軍同甘苦後可以得力乎戰陣於
軍門可以謂諉者而一欲下教者而不過矣被堅執
銳將軍同也若諸葛亮綸巾綸車而指揮則已昔唐

玄宗親閱教場被甲執戈而巡陣大將既具甲冑與
軍宜同今則軍被皮鐵之甲將被飭外之段甲此豈
同甘苦之意况於甲冑既不只飾外面則大將焉敢
被此飾樣之甲且習操者習儀也常被此甲臨陣被
甲常時不能貼身者其能習熟而運身將不運用先乎
被執將焉用被三軍哉昔者受捷時下御甲而命
著雖名武僅用乎其身者即予目覩浮儒常譏軍
法何不謂此予則此一款將驕軍苦之一端常時若
此臨陣其能與軍同卧沙場乎卧龍綸巾用今則猶可
謂有其例不然此則大閑緊者其弊將至於身被飾

樣之甲擁兵隱身鐵甲之為皮甲亦由便身者古則御甲亦鐵矣此則難可一並釐整今後大將之被飾樣之甲者先行軍律申嚴諸軍門且禁軍將之飾樣之甲尤為可駭當暑動駕將則輕甲軍被重甲外而雖同輕重苦歇不同豈王者同視之意乎軍中飾樣之甲一体嚴飾雖不親閱常樣時令宣傳官看審用謬例者亦宜行乎軍律亦為申飭

十九年謁陵回駕臨七籍田視六花陣

補二十二年傳曰曰循成習百度恬嬉之中詰戎之政尤為鮮弛春秋講武先王之制而諸道習操其雖

行不過文具而此亦寢而不行者多可勝寒心文武
兩岐本非三代之風而道臣帥臣名雖文武道臣既
無節度使脫有不吳豈可慎其帥臣而抽手傍觀也
而於春秋之操道臣則每以請其停操為高致意似
為民而詰戎之政亦非所以耀武也即為民也何則
雖值不吳民能奠居亦用武之效不講武而民之受
弊奚比於飢饉顛連以此推之停操之請其亦迂矣
噫以軍器之疎吳常時其雖請寬操期而正待若有
敵亦能以文字遮其逢而修軍器乎臨渴鑿井其猶
得水而解渴以因循之政遮其鋒銳莫之聞也大抵

軍器之朽鈍戎政之踈虞專由於因循停操之政况
治國若治絲其不及於太煩難以後其可易治戎政
亦然其若春秋不撤講武軍器何至於朽鈍其修之
費何至於太多申飭備局此後則非大歛之歲不獲
已停操者外其勿以今春雖不行亦有來秋云而必
也行之使戎政俾不至於放忽

二十五年命諸將臣纂續兵將圖說

見藝文考

定為五營

親閱之儀以兵曹判書為親閱時大中軍

五衛與五營古今不同以五衛之制用於五營有
因循掣肘者故著為圖式親製序文及凡例刊布

諸軍門永以為法

五營親閱儀

期日各營於教塲具甲冑相對札駐

前左營在左
右後營在右

中營橫列禁
旅蜂屯壇左

擺列旗鼓於札柱外俟大駕既至承

旨請駐蹕教鍊官稟效信砲三聲

受信箭呼軍
罷寺命放大

駕吹打至教塲各營點旗呐喊以迎又吹打至壇

前旗鼓分列于左右大駕八小次御金甲登壇小

開門吹打訖中軍

兵曹判書

先行參現宣傳官教鍊官

依例參現三班

吹軍牢巡視

叩頭亦若例中軍稟升

帳宣傳官命教信砲三聲吹打中軍宣升旗砲一

聲如例節奏後升大旗各營將至哨官由轅門趨入
八以次叅現中軍稟掌号聚官旗廳齊放放砲吹
獲瑣咽清道旗左右直下領官旗由馬路回上到
坛下中軍依式齊放官旗齊放後宣傳官旗牌官亦依
式齊放起視官齊放各班叩頭而退其他皆遵式例不
錄于此

官旗下地方 開營行 分路 列陣 作戰

下方營 齊伏路塘報 齊樵汲 查功罪

收樵汲 炊飯 四面操 收營 回信地

射操 落旗右十六條
并在圖說

臣謹按兵事貴在藏密軍器之特禽不載聖
意蓋有以也內而陣法形名外而寇難征討
依馬端臨通考例並皆不書茅伏念世祖朝
陣說暨文宗朝大閱依固非施用於五衛既
廢之後而竊恐國初制作之盛寢久而不傳
謹以全文紀載至於五營儀注則圖說備矣
且有上禽只舉其梗略如右

補總戎使具聖任遙啓三營巡操不必并舉今秋中
營明春左營明秋右營輪回行操周而復始而左營
凶歟則其次中營舉凶歟則其次右營舉

行春秋定式自有常次則可無因一廢三之弊而各
邑預知次第必有赴期繕治不至踈漏之患矣且一
營行操不過八九日間則凡於考鍊射放等節可以
精詳專一而軍民亦無曠日等待之弊以此定式自
今秋為始舉行則似涉便好從之

續四十七年以長洲府使兼營將管轄長山南諸邑
鎮長山串水路絕險山南邑鎮水軍過長山赴操於
山北水營往往有摧牆淪沒至是大臣以為言遂命
長洲府使兼水軍營將入操長山以南五邑之鎮水
軍俾除過長山合操之弊

續今上四年金尚詰

時領議政

所啓即見全羅監司徐有

隣伏啓則以為採探軍民之願叅互水使之報則萬頃

之古羣山諸島環擁各有內外海門中平鋪大湖

可容數百戰船而兩湖水營上下控勢此實天作之

一關防今以古羣山定為行操之所該鎮僉使以秩

高有聲望人仍無營將且管防守則戰船餉穀軍器

別無創置之弊而新備者不過旗幟之屬而已請令

廟堂稟旨分付矣分操變通事五邑鎮軍民之樂從

既如此古羣山之可合行操海防形便又如此道臣

所請誠有所據依此舉行之意分付道帥臣待其上

來更為稟處上曰依爲之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